關於孔子父母的「野合」

宋志堅

文史叢譚

我其實並無文章專門談過孔子父母的「野合」，只是在《孔子的「禮」與「非禮」》一文中順便說到此事。王幼敏的《也談孔子父母的「野合」》批評的偏偏就是那一段話，此文也就只好跟着他專談孔子父母的「野合」了。

「野合」之說，出自司馬遷的《史記·孔子世家》，原文是「（叔梁）紇與顏氏女野合而生孔子」。我說有的學者把「野合」解釋爲「野外媾合」，「這有點搞笑」，王幼敏由此發現我「顯然不贊同把『野合』解釋爲『在野外媾合』」，於是反駁說：「其實這是一種最普遍的解釋，不僅古人有持此說者，今人也一般作此解」，並以張藝謀導演的《紅高粱》爲例，證明此說「已然成爲普通人對『野合』的共識」。「古人有持此說者」不足爲奇，但據我所知，至少唐代作《史記索隱》的司馬貞與作《史記正義》的張守節都不持此說。今人呢？別人且不說，就說這位寫了不少文字來反駁「有點搞笑」的王幼敏，我還以爲他是「顯然」贊同「把『野合』解釋爲『在野外媾合』」的了，看到下面，方才明白他也認爲「『男女在野地媾合』爲『野合』之解，未免望文生義，故《辭海》都不採此說」。這就把人搞糊塗了：既然連《辭海》都不採此說，怎麼能斷言此說「已然成爲普通人對『野合』的共識」？既然連王幼敏自己都認爲此說「未免望文生義」，怎麼還如此絞盡腦汁地去批評我的「有點搞笑」，難道「未免望文生義」的東西，還不「有點搞笑」麼？

王幼敏接着批評的是我的「非禮」之說。他說：「據一些古書記載，孔子母親『顏氏女』與叔梁紇結婚時年『十八歲』，早已過了女子成年婚嫁的最低門檻線，完全合『禮』合『法』，何來『非禮』之罪？」遺憾的是，王幼敏沒有說出他引以爲據的是哪「一些古書」。《史記索隱》說的卻是孔子母親顏氏徵在「笄年適於紇梁」——古時「女十五而笄」，顏氏徵在「適於紇梁」的「笄年」也就是她十五歲的那年了。儘管「在解放前，女子十五六歲結婚不是什麼稀罕事」，然而，六十幾歲的老漢與十幾歲的少女結婚，怕也不是什麼平常事。我在《孔子的「禮」與「非禮」》一文中說：「這樣的事，放在現在也是違反法律、違背道德的，因爲十幾歲的女孩，還是未成年人，說不準還得判個強姦少女罪。」這話使王幼敏忍不住「嗚呼」起來：「嗚呼！孔父何其『倒灶』，千載之後竟要被戴上『強姦犯』的帽子，『聖人』將何以堪！」但這個「嗚呼」未免又要落空的——我說的是「放在現在」，而且還有一個「說不準」，何曾給孔父戴過「強姦犯」的帽子？至於在孔父的「那個時候」，我只是說「無疑是『非禮』之舉，司馬遷這才稱此爲『野合』」。「非禮」不等於非法，王幼敏說的「『非禮』之罪」，倒是混淆了道德與法律的界限。

對於「野合」，王幼敏到底持何看法呢？他在《也談孔子父母的「野合」》一文結尾寫道：「近閱清人吳翌鳳筆記《遜志堂雜抄》，其中錄有高士其《天祿識餘》之語云：『女子七七四十九陰絕，男子八八六十四陽絕，過此爲婚，謂之野合。叔梁紇過六十四歲娶顏氏少女，故曰野合。』以此說釋《史記》之『野合』，義可通矣！」王幼敏引的這幾句話，源自張守節的《史記正義》。在中華書局版的《史記》中，《史記正義》的這一條排在司馬貞的《史記索隱》之後，而在《史記索隱》中，偏偏就有一句說「今此用『野合』者，蓋謂紇梁老而徵在少，非當壯室初笄之禮，故云『野合』，謂不合禮儀。」看來，我說「在那個時候，無疑是『非禮』之舉，司馬遷這才稱此爲『野合』，並不是信口雌黃。倒是王幼敏寧願引用清代高士其的轉手貨而不提唐代張守節的《史記正義》，或有故意避開司馬貞的《史記索隱》稱「野合」爲「非當壯室初笄之禮」爲「不合禮儀」即「非禮」之嫌。

司馬遷著《史記》，把孔子列於《世家》傳之，這是事實，但司馬遷把「紇與顏氏女野合而生孔子」寫入《史記》，以致使後人爭議不休也是事實。王幼敏說司馬遷把孔子列於《世家》「本來就含有抬高、尊重孔子的意思，又怎麼會反在其傳記中抖落其父母的『家醜』呢？」或許在他看來，「聖人」應當是「高大全」的，司馬遷是應當爲「聖人」諱的，在司馬遷的筆下，不應當有「聖人」的任何劣跡，也不應當有「聖人」的任何「家醜」。要不，就「『聖人』將何以堪」了。然而，司馬遷如果也用這種理念去修史，那麼，《史記》將不成其爲《史記》，司馬遷也將不成其爲司馬遷了。

災難面前

舒聖祥

如是我見

不到兩年的時間，同樣的地震災難再次沉重降臨在這片國土。廢墟、紛亂、哭喊，電視畫面裡的悲情場景一如汶川。兩年前，玉樹人在電視裡看四川，而今天，四川人在電視裡看玉樹。

地震，這個熱衷毀滅一切的魔鬼，就這樣變換製造着恐怖的時空轉換。想起來那首著名的詩，「你在橋上看風景，看風景的人在樓上看你」，沒人知道，我們這些現在正看玉樹的人，什麼時候又會成爲別人爲之同情落淚的對象。挽救生命，災難之後永遠第一位的主題。多少廢墟下的同胞，正在以生命的堅韌守候着寶貴的一分一秒。挖掘機械設備和專業救援隊伍的缺乏，道路的異常擁堵和現場的混亂無序，救災物品和生活物資的緊張，汶川地震後的種種困難同樣出現在玉樹，全面考驗着汶川經驗帶給我們的救援速度和整合效率。人是善於遺忘的動物，尤其是當自己置身事外之時；這個意義上，對於當前的救援工作來說，我們樂於相信，間隔不到兩年的時間應該是一種優勢。然而事情也正是這樣的奇妙，間隔不到兩年的短短時間，帶給我們的不只是救災經驗的積累，也有對柔軟心靈的痛感麻痺——對於曾經爲上一場更大災難哀慟不已的心靈來說，帶有麻木效果的免疫期似乎還沒有過去。

在我們的身邊，人們對玉樹地震的關注顯然不及汶川地震，捐贈熱情似乎同樣存在熱情不高的趨向，甚至有網友公開呼籲人們不要捐款，「免得再次肥了官員和政府」。即便是在經過精心剪輯的央視新聞畫面裡，那些出發前往救援的醫務人員臉上甚至洋溢着一片笑容，各種毫無必要的歡送儀式與大紅橫幅更是比比皆是。確實，玉樹地震的震級和慘烈程度都不及汶川地震，短短兩年之前更爲慘烈的一幕已經讓我們以親身體驗的方式震撼異常，相比之下，玉樹地震因而在相當程度上顯得似乎沒有什麼，打個並不恰當的比方，這就如同長期作戰的士兵已經對殺人毫無感覺。心靈中柔軟的部分經過大災的歷練之後，還沒能恢復到從前的柔軟狀態，好比那些戰前害怕殺雞的士兵，往往要到戰事結束很久以後才能逐漸恢復到原來的敏感狀態。而兩年的時間顯然太短，這無疑會嚴重影響到人們對玉樹地震的震撼感知與哀慟敏感，進而影響到人們的情感投入和救助熱情。

地震災難不會等待我們從災難記憶中緩過氣來，廢墟中的寶貴生命更是一分一秒都等不起。災難面前，生命面前，讓我們收起那些在現實生活中累積而來的不信任與不滿意，始終保持你的同情心與愛心，以各種力所能及的方式積極投入到抗震救災中來，用一顆柔軟的心靈去感知和體驗玉樹人民的痛苦和不幸，讓我們的心意與掛念始終與地震受災同胞同在，給逝者以安息的祈禱，給生者以堅強的力量。

養老婆

蘇北

那晚電視上說，明天是驚蟄：「驚蟄地化通，鋤麥莫放鬆」。沒想早上起床，卻是一場大雪。風定氣寒，雪片微飄。外邊世界一片白花花的。剛到廚房一會，熱點昨晚的剩稀飯，老婆在裡屋大叫：「我餓了！我要吃稀飯！」

我並沒能聽到她的叫聲。我在廚房，隔着兩道門。她尖聲大叫我才聽到，趕緊跑過去：

「就一碗稀飯，剛熱好。你在床上吃還是起來？」

「我就在床上吃！」

「你趕緊穿好，稀飯已在碗裡，快涼了！」

我在廚房給她切了個香乾丁，淋了麻油新鮮辣椒醬，將稀飯端過來，她已坐起。於是墊上一張報紙，將稀飯遞給她，輕輕將卧室門掩上，走回客廳。剛要邁步，又轉了回來，透過門縫一看，她正有滋有味的喝着呢！

回到廚房一想：呵呵，像這種窗外飄雪，天氣清寒，焐被窩，——特別是女人，懶懶的，若再有點小恙，譬如來個例假什麼的，——莫過於是一件最快活的事了。我在廚房磨蹭一會，這邊又叫，趕緊過去，稀飯已喝完了。她說：

「沒吃飽，——我還要吃點麵條，稀稀的，放點醋和蒜葉……」

我對她說：「這種雪天，焐在被窩裡最快活了。你就焐着吧！」

她說：「順便把今天的報紙拿來吧！」

我取回《晨報》給她看，又到廚房坐水下麵了。

坐水時我想：乾脆炸點小魚給她就麵吧！前天我從高郵回來，從高郵湖邊的送河（這個地名眞好！）過，有好幾個漁人在那裡吆喝賣小雜魚，已走了過去，我又折回來。這裡的小雜魚一定新鮮好吃！不能錯過了！於是十塊錢，買了一小堆，回來我把它拾掇了，用油兩邊一煎，放了起來。

取出四條，坐上鍋用油煎，一會，滿屋噴香。一寸長的小魚兩面焦黃酥脆。我趁熱送過去，又去下麵條。等我麵條下好，端過來時，她正在床上認眞的吃呢，四條小魚已吃光，只剩下四條魚骨整齊的排在盤子裡。我說：

「是不是炸嫩了？」

「有的還可以，有的有點嫩。」過一會她又說：「吃這個的時候，把自己當成一頭小貓就行了！」

她吃完了，人也安靜下來，開始翻報紙，根本沒有起床的意思。我自己收拾完，始到書房裡搗鼓。窗外的雪，紛紛擾擾，在天上漫捲。已近午時了，可並沒有停下來，遠處的屋頂已是一片的白。

在書房裡亂翻書，想想現在的女人，眞是悲哀得很。她們已失去了優雅。一切忙亂的生活，使她們離母性越來越遠。你設想一下，一個氣急敗壞的女人，肯定不能有一顆悠閒從容的心。女人偶爾被寵一下，心情就會很好，一般來說，心情好氣色就好，女人味也就出來了。其實，女人天生就要養的，像這種大雪之日，偶爾養養老婆，亦是不錯的。人生苦短，這樣的情趣能有多少呢！我讀的書不多，看舊詩詞，女人的詩和詞，大多是憂怨的。留在歲月中的快樂，記得沈復的《浮生六記》，一二記中，記到的陳芸，眞是快樂的！林語堂的《蘇東坡傳》，寫父子媳婦向京師進發，此時父子功名已就，兩兄弟的媳婦，知道現在陪的是進士丈夫出門，一路風景宜人，湖光山色。我斷想，這是這兩個女人一生中最快樂的時光。隔壁的卧室傳來了音樂。這是班得瑞的《晨光》，老婆最喜歡聽的音樂，那緩慢的旋律，排管和雙簧管演奏出的悠揚曲調，都會使她無窮的入迷。我走過去，她正匆忙起來去廁所，我說：「還睡嗎？」

「睡呢！」

「你『焐小雞』哪！」

她並不作答，只匆匆忙忙又蜷入床上。我也懶得再去擾她。這樣的雪天，讓女人焐焐被窩，也是最幸福的。

楊絳與《大公報·文藝副刊》

孫玉蓉

人與事

庚寅年春節前夕，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陳奎元到北京的家中看望了九十九歲高齡的著名學者楊絳先生。筆者從《中國社會科學報》上看到身體健康、精神飽滿、慈祥和善的楊絳先生與陳奎元熱情交談的照片後，心中無比驚喜：這位外國文學研究所的研究員、著名作家、翻譯家在我國的女學者中，眞正創造了治學和長壽的奇迹，實在可喜可賀！然而您可曾想到，早在七十餘年前，青年楊絳最初發表文學作品的報刊卻是《大公報·文藝副刊》。讓我們翻開塵封的歷史，看看楊絳先生與《大公報·文藝副刊》的文學緣分。

楊絳，原名楊季康，江蘇無錫人，一九一一年七月十七日出生於北京。二十世紀四十年代，她的四幕喜劇《稱心如意》在上海正式公演時，她才開始使用筆名「楊絳」。「楊絳」筆名的來歷很簡單，因爲「絳」字是學名「季康」二字的切音。此後，她便以筆名享譽海內外。

楊絳的散文處女作就發表在《大公報·文藝副刊》上。一九三三年夏，楊絳考上清華大學研究院外國語文部。在讀研究生期間，她選修了朱自清（一八九八——一九四八）的「散文習作」課。她在班上完成的第一篇「散文習作」《收腳印》，就得到了朱自清的好評，並由朱將其推薦給《大公報·文藝副刊》的編輯沈從文（一九〇二——一九八八）。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三十日，散文《收腳印》在《大公報·文藝副刊》第二十九期上發表，署名楊季康。同期發表的作品還有沈從文的《創作雜論》、陳夢家的詩歌和季羨林的散文《枸杞樹》。

楊絳的散文《收腳印》是從一個民間傳說寫起的。她聽到民間傳說人死了，魂靈得把生前的腳印都給收回去，由此引出了作者一系列的聯想。作者想像孤寂的幽靈是怎樣在夜深人靜之時，靠着遠近的窗裡閃着的一星星燈火，在衰草冷露間搜集着往日的腳印，從錯雜的腳印中，辨識着自己的遺跡。作者對夜的描寫，尤其顯現出她文筆的細膩。從這篇散文中，流露出作者的敏感和善於思考。從一個人身後對腳印的搜集與辨識中，告訴讀者：人生是短暫的，從懂事起，就要認眞走好自己的每一步，身後的失落和傷感都是毫無意義的。

一九九四年，在浙江文藝出版社出版的由羅兪君選編的《楊絳散文》中，收入了《收腳印》這篇處女作，而在二〇〇四年五月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八卷本《楊絳文集》中，卻沒有見到這篇作品。楊絳在《作者自序》中交代：「不及格的作品，改不好的作品，全部刪棄。」或許這就是《收腳印》未被收入《楊絳文集》的原因。

楊絳的第一篇小說作品同樣發表在《大公報·文藝副刊》上。一九三四年九月十九日，她在清華大學攻讀碩士學位期間，第一次嘗試寫作了短篇小說《路路》。小說寫的是女大學生張路路的戀愛故事。男青年小王和Tommy（湯宓）同時苦苦追求路路。小王爲了趕來看路路，路上摔了一跤，磕掉了兩個門牙，滿臉是血，可憐兮兮的。路路好像也喜歡小王，就是嫌他個子矮了一點。路路又彷彿更喜歡湯宓，可是家裡嫌他窮。路路認爲自己和母親一樣，都是官太太的命。她還想出國留學，正在等待把美國的免費學額辦成，就可以成行了。就在路路對男友進行比較和遲疑不定的選擇中，小王與表妹訂婚了，湯宓也被路路捉弄後走開了。路路在戀愛失敗、心情沮喪之時，免費出國留學的通知卻寄來了。於是，她心生喜悅，安慰自己「不用愁」，似乎把戀愛的希望又寄託在了出國之後。小說塑造了兩個不同經濟狀況、不同風格的男青年的形象，女主人公初戀的猶豫、彷徨和失戀後的沮喪，都描寫得惟妙惟肖。晚年，楊絳在重新檢閱和整理自己的文學作品時，坦稱：「我寫的小說，除了第一篇清華作業，有兩個人物是現成的，……可對號入座，其餘各篇的人物和故事，純屬虛構，不抄襲任何眞人實事。」（見《楊絳文集·作者自序》）這裡所說的第一篇小說中「可對號入座」的現成的「兩個人物」，即指戀愛中的楊絳與錢鍾書。

一九三五年夏，楊絳把小說《路路》作爲「習作」交給了朱自清，再次得到朱先生的賞識，並將稿子推薦給了沈從文。同年八月二十五日，《路路》發表在《大公報·文藝副刊》第一六六期，也就是該《文藝副刊》的終刊號上，署名季康。

再說楊絳，一九三五年暑假期間，她由北平回到蘇州的家中。同年七月十三日，她與錢鍾書在蘇州完婚。婚後一個月，夫婦倆即一同乘船赴英國留學。錢鍾書考取了英庚款留英獎學金，楊絳辦理的是自費留學。同年十月左右他們抵達牛津。楊絳的短篇小說處女作《路路》在《大公報·文藝副刊》發表時，她與錢鍾書正在赴英留學的旅途之中，所以，她一直沒有見到發表她作品的樣報，也不知道發表作品的具體日期。後來，林徽因（一九〇四——一九五五）應邀編選「大公報文藝叢刊」中的《小說選》一書，精選了老舍、楊振聲、沈從文、蕭乾、李健吾、蹇先艾、沙汀、張天翼、凌叔華、蘆焚等二十五位作家在《大公報·文藝副刊》上發表的小說三十篇，結集出版。楊絳的小說《路路》也被選入集子中。一九三六年八月，《小說選》由大公報館出版後，時任新闢《大公報·文藝》副刊編輯的蕭乾（一九一〇——一九九九）曾將樣書寄給了楊絳，楊絳這才知道自己的小說已經發表並被選入小說集的事情。

短篇小說《路路》的影響所及是明顯的，著名學者黃裳當時就曾摹仿着寫了一篇小說《玲玲》，發表在一九三八年八月四日上海《文匯報·世紀風》，署名宛宛。黃裳在二〇〇四年十二月十六日寫訖的《我的集外文》中，自述：「《玲玲》完全是一篇『擬作』，範本是林徽因所選《大公報》短篇小說選中楊季康（絳）所寫的《路路》。我讀了以後佩服得了不得，就想照貓畫虎地來一下。題目、結構、氣氛都相似，只是換了新的故事而已。」（見《來燕榭集外文鈔》）由此可知，楊絳是具有文學天才的，她出手不凡，旗開得勝。難怪朱自清會那麼欣賞她的處女作！

晚年，她把小說《路路》收入了《楊絳文集》第一卷，文字略有改動，題目也改爲《璐璐，不用愁！》。按照楊絳的說法，收入《楊絳文集》的小說是恢復了它原有的題目，而最初發表時的題目則是被改動過的。如果楊絳記憶不誤，那麼，爲她改動小說題目的，究竟是朱自清，還是沈從文，現在已經無從查考了。總之，他們都是慧眼識才、熱心提攜和培養文學青年的好導師、好編輯。

錢鍾書、楊絳夫婦（資料圖片）

石城燕景

季旭東

天南地北

上世紀五十年代，我正在南京上小學，記得那時石頭城南京的燕子是很多的。每逢春天，這些長着剪刀般尾巴的黑色小精靈便從遙遠的南洋飛到這裡，在城區各處落腳。牠們或去修補去年的老窩，或去營建新巢，緊接着便忙於繁殖與養育後代。

燕子壘窩常常會選擇在老房子屋檐下的大樑上，牠們一般是一對燕子壘一個窩。對於小小的燕子來說，壘一個窩實屬不易——全是牠們一口口銜泥築就的。在那些年頭的南京城裡，隨處可見壘在屋檐下的燕子窩，聽到呢喃的燕語。

在老南京人的眼裡，燕子是一種吉祥鳥。若自己住的屋檐下出現了燕子窩，人們一般都不會去打攪燕子一家的平靜生活。如果有人去毀燕子窩或掏小燕子，那是會遭到周圍人的鄙視與責罵的。

南京城裡曾經流傳過一個有關燕子的故事。據古籍《窮神秘苑》記載，相傳南朝梁昭明太子死後，有盜賊竊得準備隨葬的國寶琉璃碗與紫金杯。當此賊攜寶乘船經過朱雀門（今中華門）時，突然遭到了成千上萬隻燕子的襲擊，官兵見狀生疑，便拘捕了這個盜賊。後來在前湖安葬昭明太子時，天空中又飛來了數萬隻燕子與麻雀，牠們硬是用口銜的泥土爲太子壘起了一座墳。自此，人們便把前湖改叫作了燕雀湖。

古書上的傳說故事是否確有歷史依據，尚待考證；但在上世紀五十年代，古老的中華門一帶卻的確是南京城中燕子最密集的地方。這一是因爲那一帶的老式大屋檐房子多，並且中華門城樓又是個多重屋檐的建築，更適合燕子築巢壘窩；二是這裡臨近城外飛蟲較多的水網地帶，便於燕子覓食育雛。每到春天，但見中華門及其附近燕巢處處，這一帶的電線杆及電線上一排排的燕子數不勝數，其景色與規模決不遜於號稱有十萬金絲雨燕築巢於其上的廣東懷集燕岩。

受南京人愛燕習俗的影響，我和同學們也對燕子喜歡起來。我至今還清楚地記得：有一次，我們宿舍（那時我住校）屋檐下的燕巢中掉下一隻雛燕。小燕落地後發出的淒厲叫聲讓老燕子急得上下翻飛，同時也引起了我們的注意，還引來了一隻在附近曬太陽的老貓。我們當時毫不猶豫地趕走了老貓，然後輕輕托起雛燕，並踩着壘起的櫈子，將牠放回了燕巢……

那些年，在人們看來，春天隨處可見的燕子是有靈性的，因而呵護牠們。可惜的是自「文革」後，南京城中的燕子便漸漸地少了起來。到目前，城區已很難見到燕子和牠們的窩了。究其原因，一則是一些人公德意識下降，常去人爲地打擾燕子的生活，甚至毀巢抓鳥；二因城市人口增多，而且新建的房屋及高樓造型也不便於燕子築巢；三則在於城中荒地消失，自然小飛蟲也沒了，燕子在城中幾乎無食可覓。在這種情況下，每年南來的燕子便轉而去郊區及農村安家。現在，如果城裡的居民小區中偶爾出現了一兩個燕子窩，便會有老南京人在燕巢的下面牆上貼上寫有「保護益鳥，人人有責，過路君子，手下積德」之類提示性話語的紙。儘管如此，過去那種燕子多到堪稱南京一景的場面恐怕也是很難回來了。

閩南沿海悄然興起海釣熱

夏威

繽紛華夏

海釣作爲一項重要的休閒活動，素有「海上高爾夫」之稱，據稱是目前世界上最具有發展前景的一個行業。近年來，海岸線漫長、風光優美的福建沿海逐漸成爲海釣者的青睞地，閩南詔安梅嶺半島海釣熱可說是其中的縮影。每當風平浪靜的天氣，在詔安梅嶺半島海面上，總能看到一些穿着休閒的人或三五成群，穩坐在小船上揮竿垂釣、談笑風生，或獨坐礁石，屏氣凝神注視着海面的動靜，他們是來自各地的海釣愛好者。

梅嶺半島處於東海、南海分界線，海岸線長二十二公里，擁有天然深水良港，同時又有建於明代的懸鐘古城和海上碑林、望洋台、祥麟塔等濱海風光，這些都日益受到廈門、汕頭、石獅等周邊遊客的青睞。

春光明媚之時，詔安灣風和日麗，遊人在田厝村的海岸邊看到，許多舢板船載着遊客正準備出海釣魚。「在海上靜靜地垂釣不僅能觀賞優美的濱海風光，領略大海深邃的內涵，放緩緊張的生活節奏，還能釣到各種新鮮可口的海魚，品嘗自己的勞動成果，眞可謂一舉兩得。」在廈門開茶行、今年五十多歲的劉先生一邊整理漁具一邊笑着說，他來梅嶺海釣已有四五年，平時一有空就會邀二三個朋友一起前來釣魚，有時還搞比賽，最多時一天曾釣到十多公斤味道可口黃鯛、虎魚等。其實廈門等地也有廣闊的海域，爲何海釣者要捨近求遠到梅嶺來？一旁的林先生道出了緣由，「詔安灣環境好、海浪小、魚類多，是海釣的好地方，而且梅嶺離廈門不遠，早上出來釣魚晚上就可回家。」梅嶺灣釣魚大概是從五六年前開始的。梅嶺鎮田厝村漁民田育欽是最先載着外地遊客出海釣魚掙取工錢的其中一人，他介紹說，當時很多外地遊客來梅嶺旅遊，經常有釣魚愛好者詢問是否有船隻出海釣魚，這樣一天可以得到一百元的工錢，時至今日，長期與田育欽聯繫的遊客就有五十多批，高峰時幾乎天天載客出海釣魚。

大量海釣者湧入梅嶺，帶動了當地船隻出租、餐飲旅店、漁具餌料和交通運輸等行業的發展，爲當地帶來了良好的經濟效益。

據了解，目前全鎮擁有各類大小餐飲店三十多家，還有一家除城關外全縣唯一的鄉鎮大酒店，而在五六年前全鎮的飯店寥寥無幾。

據悉，詔安縣今年計劃在梅嶺鎮臘洲村建立一個農家樂旅遊度假村，其中休閒海釣是一個主要「課題」，目前申報等前期工作正在進行中。該縣海洋與漁業管理部門也已開始行動起來。

近日，總投資一百六十五萬元的梅嶺鎮城洲島人工魚礁建設工程全面完成，爲該海域魚群營造了一個良好的生存環境。該縣海洋與漁業局局長林志義介紹，城洲島特別保護區是福建省首批十個無居民海島生態保護試點之一，人工魚礁建設是人爲地在水域中設置構造物，改善水生生物棲息環境，爲魚類等生物提供索餌、繁殖、生長發育等場所。環境好魚兒就會多，海釣者自然就更願意來。